

唐山之好 唐山之美 唐山之新

作家乡恋



挖

(外二首)

耿宁

我去挖野菜，乐此不疲
埋首于土地，挖呀挖呀挖
挖累了，就想倒在土地上休息——

我盯着野菜，不盯野菜
只有呆滞的眼睛
只有疲惫，灌满春风

我蹲着挖，坐着挖——
习惯性地——挖
贪取已成为我的本性

怜悯我的人越来越少
只有自然的阒寂、空旷
安慰我，我再也不能像个孩子

人世一再要求我
做人难得有快乐——
只有土地收容我——

无休止地劳作，使我忘记痛苦
大地的怀里，我显得庄严、肃穆
大地生发荣枯，我稍作停驻

参与这一场人世的演出——

读者

清晨的迷雾中，我看见稀少的行人
他们从城市平静的初晓走来
脚步凝聚着忧伤，城市还未醒来
不少人留在梦乡——

他们的眼神披着马眼的苍凉
穿过庸常的岁月——
他们刚刚读完，我写在秋叶上的一首诗
他们刚刚细心凝视过，它主要的脉理
构成的往事格子，围住的声音
汇入的金黄——

他们不曾年轻，亦不曾年轻
岁月隐没或即将隐没他们
像隐没一条从远古走来的河流
它的疲倦是上苍的赏赐

就像从梦中穿过——
我亦是他们，却从不曾相识——
我从窗前俯瞰着，平静是永恒的
当他在雾中走动——

似我诗歌中的永恒
从未被爱击中——

与君书

几十年岁月，流逝匆匆
一切都貌似和缓下来了
天空高远，如没有波澜的人生

翻开纪念簿，你还记得
我青春年少的样子
学不好数学的女生
爱幻想，喜欢唱歌

你曾听到，午后的夏日操场
树荫下，她对同伴热烈的呼应——
她走过我的天真——
你明了她幽暗的由来
经由磨砺，圆润的珍珠
光泽的形成——

多年来，你亦目睹过熟悉的人
他温暖的笑颜，化为上空的虚烟
他的悲伤就落在我们的眼睑
他呵护过我的天真——
引领我写作——

如一艘老旧的驳船，
他渐行渐远，消逝于我们的视线——
哦，鉴于生的沉重与平庸
我们是否该为他感到轻松

就如隐忍，于这座工业小镇
机车日夜的轰鸣中，我寻找
心灵的发音，度过一生——

在爱的永生，刹那永恒中
他飞入我们的心胸——
亦如我们对彼此的爱——
真切、无声，以光的明媚
从心底重生——

“鸟”瞰南湖 (三)

东篱文/摄



仿佛十万亩湖水在胸中，细微之光
从内溢出

——《落日》

这是写于2009年南湖开园之日三首诗中的一首。在我眼里，南湖由水、鸟、落日 and 打鱼人组成。我偏爱落日这段时光。太阳一天的工作结束了，世界显得平安和宁静，人世似乎也慢了下来。落日的光芒，是金子般的馈赠。在落日的光照中，黑夜的来临是自然的过程。那十万亩的湖水在胸中自在地波动，胸中尽是自然而然的生命运动和循环，没有什么能够违背或者反抗这胸中溢出的细微之光，因为它就是生命本相的一部分。我爱水，我愿将余下的时光交给这片水域，一把水草，可食可枕；一捧清水，足以涤荡藏污纳垢之心。我也爱鸟，我愿以戴胜、夜鹭为邻，但绝不打扰；见鹈蚌相争，也不行渔翁得利之事。我更爱人，爱安宁、自足的

打鱼人，爱他将未成年的鱼放入了湖中——是的，它们现在还不属于落日，它们还要继续活过更多的朝阳与落日。我也爱满园的闲人——练声、合唱、跳舞的，钓鱼、遛鸟、玩蛐蛐的，踢毽儿、抖空竹、打太极的，独坐发呆的，来回转悠的。你拥我抱咬耳朵的，骑在大人肩上舔糖葫芦的……“人间烟火足以令肉身沉陷/有人酣眠，四仰八叉的/也不见得是因为想发芽/有人为了跟月亮住得近些/趁着三分醉意，爬上楼顶”（《登南湖凤凰台》）。我愿他们在湖岛相拥、山水相依间和蓝天白云、绿草茵茵、碧波荡漾中，尽情地享受都市喧嚣中的宁静，体会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美好情趣。正如《唐山南湖记》所说：“领南湖之韵，在其自然和谐……置身茂林碧水之间，赏心而悦目，天人而为一！”我想，人与自然万物的休养生息，是南湖超越一切其他意义的核心所在。

出两尺长的棒槌，到河边去洗衣服。青石板上沉闷的捶打声顺着河床能传出去很远。对于我们这群孩子来说，这个声音就如同集合的哨音，只要听见捶打声，我们便聚集过来，围住二奶奶。二奶奶便会把棒槌放在脚下，掖好衣襟，给我们讲她给八路军洗军装的事。那会儿哪有肥皂啊，就用灶膛里的草木灰。当年她拿着破篋筐装半筐草木灰，放在一盆水里浸一下，就是一盆草木灰水。把军服放在盆里浸泡一会儿，再用清水洗就很容易洗干净了，汗腥味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小时候听二奶奶讲这个故事，觉得很神奇，以为二奶奶神通广大。后来才知道，民间智慧中其实蕴含着科学道理：草木灰里面含有丰富的碱性物质，与水融合后产生的碱性溶液有很好的去除污渍作用。

为了支援抗战，二奶奶还做过很多事。1943年2月，狡猾凶狠的日军为了切断这条供给线，把村子里的房屋全部给烧毁了，村民都被集中到蘑菇峪村一带，开始“集家并村”，修建部落，规划无人区。据二奶奶讲，当时的部落里，人口密集，人畜混居，卫生条件极差，很多人没有地方住，就睡在卷成筒状的炕席上。更可怕的是发生了瘟疫，几乎每天都有病倒和死去的人。1945年7月，噩梦般的“集家并村”结束，乡亲们才陆续返回村子，开始重建家园。丧尽天良的日军逃走前在蘑菇峪村周边埋藏了大量毒气弹。苍天有眼，一场连续40多天的雨让这些毒气弹成了哑弹。那些哑弹也成了侵略者滔天罪行的有力见证。每次讲起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二奶奶都情不自禁地哼唱起当年的一首歌谣：“鸡年来呀鸡年走，日本鬼子举了双手……”

如今，我们的家园美丽繁荣。就是在这里，草木倔强地生长，黑河川上星火不断，千千万万的抗战英雄用血肉之躯筑起民族脊梁。二奶奶就是这千万英雄中的一员，平凡且伟大。

有一年，我和父亲一同去后山干活，半路上碰见了二奶奶。碾子旁边，她靠着一面石墙，席地而坐，依然给孩子们讲着过去的故事。我走过去猫下腰，喊了一声：“二奶奶！”二奶奶抬起头，迟疑了一下说：“你是……哦，赵家那小子。”

她慈祥的面容、老迈的声音，以及眼缝里透出的微弱的光，是如此熟悉，如此难忘。是她打开了我童年记忆的一扇窗，让我从这些小故事中感受到了抗战精神的伟大。那是我和二奶奶的最后一次见面。二奶奶名叫王秀春，2018年秋天离世，享年95岁。

方公里、绿地面积16平方公里、4000多种植物郁郁葱葱的风景区，更见证了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奇迹——200多种野生鸟类往返栖息。

我脚下的凤凰台，更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神来之笔，原本是堆放着500万立方米城市生活垃圾的垃圾山，如今摇身一变成了绿树和鲜花掩映的高大观景平台。垃圾山的治理颇具匠心，从多角度打孔以释放多年积存的沼气，到注浆以固定山体，再到铺设导气碎石、建导气井、安装沼气监测管道和报警系统；然后，在层层覆盖无纺土工布、土工膜上覆土、打上复合土工网格，再覆盖种植土和黏土，最后做景观和绿化——桃树、柳树、地柏、景天、蔷薇、爬山虎等等，无论工程多么浩大，皆以人为本，把人的安全放在第一位。登上高11米的凤凰亭，东可望龙山阁和建设南路上的“南湖之门”雕塑，北可眺“丹凤朝阳”雕塑和市中心的凤凰山，无论是一水之隔的“龙凤呈祥”，还是遥相呼应的“双凤和鸣”，皆寓意美好。四顾而望，世园会“凤凰展翅”架构的“一轴八园”尽收眼底，园内绿树成荫、烟波浩渺，游人如织；而桃花潭、龙泉湾、青龙泽、将军淀、含烟渡等，则像一颗颗硕大的绿色明珠，纵横交错地镶嵌在城市中央。

我想，老天是仁慈的
在收起薄翼之前，把最后一桶金
倾洒给人间
倦鸟的幸福，在于迷途
在于前方终有一座空旷的宫殿，收容它
承载一切而无言的是大地
包容众多却始终微笑的是湖水
一波、一波地派送，向岸边的沙石
向水中的芦苇以及藏匿的苍鹭和斑嘴鸭
打鱼人收起网
摘净缠绕的水草，将未成年的鱼
放入湖中。仿佛一天的工作，结束了
他坐在船头，安宁、自足

一扇窗开

赵方欣

部出发，经兴隆县向承德地区进军，其中一段行军路线要从蓝旗营、雪山村翻梁绕过李杖子村一带。为了给昼夜行军的战士们提供补给，沿路村子会自发承接相应任务。二奶奶负责的是炒米任务。按照部队的要求炒米是10斤一份。为了让炒米既能保存又耐吃，二奶奶想出一个办法，她先把小米用热水焯一下，再放在大锅里炒。这样10斤的小米炒熟后基本能保持在9斤4两左右。当时条件艰苦，连煤油灯都没有，夜里乌漆嘛黑的，她们就去山上砍柴，劈出柏芯。柏芯也叫柏明子，油性大，点燃后能把屋子照亮。但柏明子燃烧时会产生大量黑烟，炒一宿米后，所有人的脸上都黑乎乎的，只有嘴唇、鼻孔、眼睛是红的，如同画了鬼脸儿一样。

当时炒好的小米放在一个布袋里，斜背在每一名战士的肩膀上。二奶奶说：“啥时候想起战场上战士们吃过我炒的小米，心里就特别自豪。”

由装炒米的布袋子，二奶奶又讲到家织布。她说她用家织布做过米袋、子弹袋和手榴弹袋，还做过军装。刚织出来的布是白色的，在阳光下十分晃眼。做军装必须先给白布染色，而染色剂得到迁西的洒河去买，路上要经过日本兵的关卡，难以买到。于是，她们就想“土办法”解决：先从桑树上把叶子撿下来，放在水里沤些日子，再经过榨汁过滤，就能得到自制的染色剂。染出的家织布有点发灰，正好适合做八路军军装。

二奶奶还组织各村的妇女给八路军纳鞋底。纳鞋底看似简单，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活儿。在厚厚的鞋底上用锥子先扎一个眼，用穿好麻绳的长针引过去，然后把麻绳绕在手背上，用力勒紧。如此反复，一圈一圈地把整个鞋底纳完。鞋底的针脚眼儿要一针挨着一针，均匀密实，只有这样穿着才结实耐磨。女人们连续纳完几双鞋底，整个手背都会被勒得通红，甚至肿胀起来。

纳鞋底需要用大量的麻绳。二奶奶她们就挨家挨户地筹麻秆。把筹来的麻秆捆好放在水沟里沤几天，麻秆就开始慢慢变色，等外皮松动后就把麻皮扒下来。麻皮晾干后撕成一条一条的，根部捻细捻匀，再捆成小捆的麻坯子。麻坯子多了，就可以纺麻



凤翔台高水自流

室外看南湖，室内看开滦。要想了解南湖的前世今生，还要先了解一下开滦。

148年前，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委派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筹办开平矿务局，首开中国大地上最早使用机器开采的大型煤矿——开滦唐山矿。在1890年9月20日上海出版的新闻刊物《益闻录》中这样评价唐山矿：“按此井深大而坚实，出煤之多，速而省工，诚中国第一佳矿也。”到1975年“四五”翻番时，唐山矿年产量达到了450万吨的最高纪录。周恩来总理曾两次（1968年和1973年）表扬开滦为国家“出了力，救了急，立了功”。据统计，唐山矿建矿至今，已累计为国家生产煤炭2亿多吨，如果装满火车，可以绕赤道一周。

由于长年不断地高强度开采，唐山矿矿井区域地面形成了50多个大小不等的塌陷坑。对此，一位诗人形象地比喻道：“唐山是掏空了自己的胸膛，为社会贡献出足够的光明和能量，也在自己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疤。”采煤塌陷形成的水塘、次生湿地、城市生活垃圾、建筑垃圾以及粉煤灰和煤矸石等工业废料、拆迁村庄……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南湖区域。

1996年，南湖区域打响了生态治理的第一枪。20年后，世界园艺博览会在南湖举行。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40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唐山，称赞唐山世园会园区是“一个很好的作品”。从采煤沉降区到世园会的“凤凰涅槃”，堪称煤海翻碧波。从傻大黑粗向青山绿水的这一华丽转身，唐山人民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光开滦就放弃了8000余万吨的煤炭资源，相当于近三年开采量。此外，唐山矿每天还要将4000至6000吨经过净化处理的矿井水从龙泉寺附近注入南湖，为此付出的成本是20至30元每吨。如今，南湖这片水域面积11.5平



小时候我时常虫子一样匍匐在平房上，探着头去窥探邻家院子里的秘密。小小的院落被收拾得干净整洁，蘑菇形状的一座粮仓遮住了西面的屋子。东面屋子窗台上满是红色的辣椒，它们向倦着身子，迎着光，远远地望去如同一团团燃烧的火。屋里的窗台上有一棵盆栽小玉树，斜倚着窗框，方寸间撑着外面的一片天。一抹晨光洒进屋内，散在米黄色的炕席上，满屋子斑驳的光。

邻家的主人是个小脚老太太，我管她叫二奶奶。

据二奶奶的娘家侄女、兴隆县蘑菇峪中学教务主任王永义讲，二奶奶出身贫寒。1936年，她的父亲为了生计，把年仅13岁的她许给了兴隆县蘑菇峪乡李杖子村的李家。从我记事起，二奶奶的头顶总是盘着精致的发髻，上面插着一根银簪。她常年穿着黑色粗布的大襟袄、细裆裤，“三寸金莲”的小脚让她走路来总是颤颤巍巍的。

小时候，我经常跑到二奶奶家，听她讲抗日烽火中的故事。

二奶奶17岁那年当上了村里的妇女主任。她为人耿直善良，深受乡亲们信任。那年秋天，蘑菇峪乡沦为敌占区，漫山的秋色一片肃杀，空气中都弥漫着战火硝烟的气味。当时日军驻扎在喜峰口一带，李杖子村和方圆十几里的村子便成了敌后抗日武装后勤保障的主要据点。经过二奶奶和其他干部的动员，几个村子很快就筹集了近万斤谷子，几天工夫就碾出了7000多斤小米。当大家正准备把这些小米送到八路军部队时，突然传来日军要“扫荡”的消息，粮食必须马上转移。时间紧、任务重，而且当时一下子没那么多麻袋，这可愁坏了大伙儿。这时，二奶奶想到了一个办法。她让乡亲们拿出家里不穿的裤子，把两个裤腿用绳子绑住，在裤腿里装满小米。那天，村里男女老少只要能走能动的都加入到转移粮食的队伍当中。崎岖的山路上，朦胧的月光下，小脚的二奶奶肩上搭着沉甸甸的小米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队伍从李杖子村连夜出发，沿着西山翻过两道梁，走了30多里路，终于把粮食送到解放乡连站村一个安全的八路军据点。

还有一次，有一支八路军队伍从河北东